

春秋傳

七

春秋傳卷第十九

成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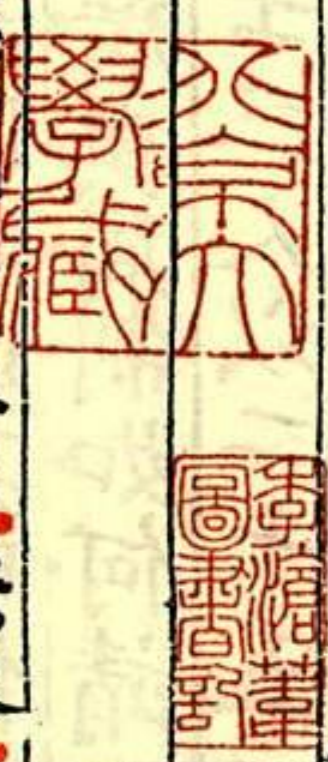
谷終而元水則至則未終時帶言無水何也終無水矣如寒之祥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常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固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燠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兩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于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

左為齊難故作丘甲
公何以書諺始丘使也
谷作為也丘為甲作丘甲非
正也



人爲一甲凡三田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車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爲又以爲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三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爲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亦轉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隸棄救之困之事也爲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懣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左晉侯使瑕嘉平戎于平車

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我

將遂伐之遂伐茅戎敗績于

徐吾氏

公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買我

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

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谷不言戰莫之敵敵也然則

孰敗之晉也

左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其守備

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

楚爭盟齊師必至

谷季孫行父先晉卻克眇

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

同時而聘于齊使禿者御

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

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

同姪子處甚至上而笑之

左齊師伐我北部圖龍取龍

然王師敗績于茅戎。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

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

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

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

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吳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

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

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

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

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邀戎

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

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

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

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鞏之戰豈義乎

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

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

左見傳

取績

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師敗績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搗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

孫桓子如晉乞師臧孫叔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以許之七百乘請八百乘許以救魯衛臧宣柯送晉師也季文子帥師會之師陳章者師敗績也季文子帥師會之師陳章者師敗績也季文子帥師會之師陳章者師敗績也

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
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焚雍門之茨
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爲憤兵之大戒見諸
行事深切著明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
盟于師盟于召陵鞏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
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
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
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

春秋傳九

五

三六六

公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
大夫何佚獲也
谷甚之辭也

左齊侯使國佐賂以紀甌玉磨
与地不可則所容之所爲賈
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
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野內
及東其畝對曰子以君師辱於
敝邑唯是先君之故器土地不
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皆
城借一會衛諫曰齊疾我矣
子得其國室我亦得地而紆於
雅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
人許之晉師及齊國佐盟于
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會晉師于上鄆

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爲善矣若夫袁婁則
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
憤積怒欲雪一笑之耻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
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
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爲
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
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搢而去之卻克使魯衛
之使以其詞爲之請逮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
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
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

左宋文公卒始厚葬
左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後第焉
公文陽田者何華之賂也

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特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柰何攷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

春秋傳十九

六

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左宣公使求好于楚莊公卒宣公竟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亦受盟于晉之於伐齊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後以救齊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衛為質以請盟楚人許

齊亢也

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悵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修也

左盟于蜀，卿不書，置盟也。楚師及宋，公衛逃歸。公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谷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此其地會也。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

左晉侯使平章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

左見傳
皇成如楚獻捷

不伐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憊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攷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己，則亦知戒矣。

為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眾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古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

春秋傳

七

上晉信
三六十一

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國，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耻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入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公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
宮者謂之新宮不忌言也其
言三日哭何廟定三日哭禮也新
宮文何以書記災也

谷新宮者祔宮也三日哭哀也
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祔謚恭也
其詳恭且哀以成公為元諫矣

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
帥師禦之覆諸鄆敗諸丘輿夫討邲之役則復怨
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
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叅此皆無善
也略而不紀勝者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
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
主有詞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境以
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
哭

三五五

春秋傳九

八

五

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緹氏劉絢
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
者丹楹刻桷皆稱栢宮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
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
十有八月綏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
自見矣此說據經為合或曰禮稱有焚其先人之
室則三日哭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
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
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
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

何居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攷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

春秋傳十九

九

三百廿

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

左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左許恃晉而不事鄭子良
伐許

左見傳
公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
言圍之何不也

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廡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春秋左傳卷九

晉書卷九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仇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矣

鄭伐許

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

林氏曰狄鄭也楚之伯鄭為之也
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
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
為亂階也至辰陵鄭師諸夏
而事楚矣

左晉作六軍賞鞏之功也

尋盟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禮也
公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
盟者尋日盟也
谷其日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
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
以國與之也不言求而欲之也

左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
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味
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
齊侯

左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左杞伯來朝婦叔姬故也
左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至
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
文子曰不可晉魚无道未可
叛也楚虽大非吾族也公乃止
左鄭公孫申帥師鐘許田許
人敗諸展陵鄭伯伐許取鉏在

冷敦之田晉救許伐鄭取鉏啓
楚子反救鄭伯與許男訟焉
子反不能決也

谷反曰來婦

左晉趙盾通于趙莊姬原屏
放諸齊

左報華元也

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
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
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况又馮弱犯寡一歲
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
國居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詞略
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
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祭公
至自晉城鄆鄭伯伐許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
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志親
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
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
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
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
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
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戒也

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

左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
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味
辱也寡君未之敢在晉侯享
齊侯

左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左杞伯來朝婦叔姬故也

左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至

自晉故求成于楚而叛晉季

文子曰不可晉魚无道未可

叛也楚虽大非吾族也公乃止

左鄭公孫申帥師彊許田許

人敗諸展陵鄭伯伐許取鉅任

冷敦之田晉救許伐鄭取沘登

楚子反救鄭伯與許男訟焉

子反不能決也

谷反曰來歸

左晉趙要通于趙莊姬原屏
放諸齊

左報華元也

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
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
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况又馮弱犯寡一歲
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
國居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詞略
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
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祭公
至自晉城鄆鄭伯伐許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
稱許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志親
矣稱許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
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

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
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
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
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州戒也

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

左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歸
諸教
左梁出朋晉侯以傳召伯宗
公梁出朋何以書記異也何異
大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
下記異也
谷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則
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
不流

左宣王崩
左許靈公朔鄭伯于楚鄭悼公
如楚訟不勝故鄭伯歸使公
子偃請成于晉鄭伯及晉趙
同盟于垂棘同盟于虫牢鄭
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
人辭以子靈之葬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
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
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
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
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詞六
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
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撿身高宗克
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
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
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
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
懽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
虫牢。

按左氏許靈公朔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
而請成于晉盟于虫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
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
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
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

者此類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夫墀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取郭

郭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且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

左鄭伯如晉拜成
左季文子以寧之功立武宮非禮也
公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不宜
立也立武宮非禮也
谷立者不宜立也

左取郭言易也
公郭者何郭妻之邑也易為
不繫乎郭妻諱主也
谷郭國也

父家遣婦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
忤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
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
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

晉壬申鄭伯費卒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

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

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

春秋傳十九

十四

三百五十五

曹

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

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

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錢大衆就行而師出

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

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

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

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季孫行父如晉晉藥書帥

師救鄭

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

左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

寤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

侵宋以其詳會也師于鉞衛人

不保說欲襲衛伯宗曰不可乃

止

左晉迂于新田子叔吉伯如晉

命伐宋

左鄭悼公卒

左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

命也

左楚子重伐鄭鄭泛晉攻也

胡傳見下

左季文子如晉賀迂也

左傳書救鄭與楚師遇於
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
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
禦諸乘遂適同趙括欲戰請于
武子、將許之知莊子之兄文子
韓獻子諫曰不可言未救鄭受
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
不如還也乃遂還

谷不言日急辟也過有司也郊
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不
矣其所以倫災之道不也亦有
繼之辟也其緩辟也曰亡乎人矣
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
也乃在亡乎人之辟也免牲者
為之緇衣繹裳有司玄端奉
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
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
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
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
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
藥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允書救者未有不善
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
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
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藥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
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
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
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
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
穀梁子曰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
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則亡
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
免過即變異也其應去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
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
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左吳伐鄭鄭成

左鄭子良相成公如以晉見具拜師

左曹宣公來朝

左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因鄭公鍾儀獻諸晉同盟于馬陵尋與晉之盟且言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因諸公府軍

吳伐鄭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去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

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

春秋傳九

六

三

四

川而已魯當祭太山太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略言之爾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祀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己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衛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

左楚圍宋之後宋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神北方若取之是元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以是怨巫臣子反欲取巫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巫臣自晉遺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教吳乘車教之叛楚吳始伐楚伐棠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尺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胡書吳入州來者陵楚之漸谷書木月而時非之也冬元為雪吳知衛定公恐孫林父出奔

晉衛侯如晉反戚焉

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春秋傳卷第二十

成公下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齊
公來言者何內韓也
谷于齊緩辭也不使及我也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里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卻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矣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春秋傳二十

十一

吳榮

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晉欒書侵蔡遂侵莒獲申饒鄭師將會晉師問于許東門大獲焉
左聲伯如莒逆也
左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左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左見傳

按左氏趙莊姬為趙嬰之亡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證晉討趙盾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



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藥卻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召伯昭公未賜公命公其稱天子何元年春至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谷禮有受命無未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入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

召伯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晉

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杞叔姬卒來歸自杞葬晉左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天子不可季孫俱使宣伯帥師會伐邾

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邾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左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谷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污其所故其其事也

左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逆叔姬為我也公曾而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也喪以歸內詳也曾而歸之也谷夫无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

衛人來媵

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九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九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尔而四書于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昏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攷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鄆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左云是行也持始會吳人不至

于蒲。

按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勾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己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春秋傳二十一

四

三〇七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

左伯姬歸于宋季文作于如宋致女
公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
谷致者不致者也如宋致女是以我之也
不正故不与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詩其事賢伯姬也
左晉人來媵禮也
公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谷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伯姬之不得其所故其其事也

左云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左晉侯親于軍府見鍾儀而問之使稅之文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左楚子重自陳伐莒圍丘渠梁丘城惡來潰奔莒楚人圍丘莒人囚楚公子平莒人殺之楚師圍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鄆莒無佞故也

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國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按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虺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莒人入鄆

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來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効死而

左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苦恃其陋不修城郭
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
其上不能使民効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
雖隆宮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恃書日以謹之
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
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秦人白狄伐晉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
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無人貶詞也武王伐
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髡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

秦傳子

六

言

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
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
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
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
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
明矣

鄭人圍許城中城

左鄭人圍許亦晉不意君也
左城中城書時也
谷城東城者非外民也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
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
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効死而不潰

左傳之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左晉侯使金穀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左見傳

公其言乃不郊何不克性故言乃不郊也谷夏四月不時也五下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左鄭子如立公子縶鄭人殺縶立覺頑素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諸侯伐鄭鄭子如為質鄭伯歸公勝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未勝非禮也魯為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眾多為多也左公如晉止公使送葬於是來夜未反冬葬晉景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滅中城其為微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與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按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寧殖出衛侯而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下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午晉侯孺卒初七月公如晉

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唯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

冬十月

自怒于天也。自晉無出而書，見周室衰微。

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

君入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之主盟，是謂臣不臣。

晉夫入主無誠，憐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

終而出，王使劉子海之盟于鄆，而三日復出奔。

按左氏周公楚惡，義之偏且與伯麇爭政，不勝

十有二年，周公出奔晉。

十月

田及欲難盟，夏孫行，又如晉。秋，叔孫僑如齊。

十有一年，冬，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欲難，來聘已。

秦伯怒而欲盟，伯于河西。

東晉侯欲盟，伯于河。

子王城，侯使史頌盟，伯于河。

侯先至，為秦伯不肯，河。

此周公自出故也。

此周公自出，故也。

書曰：周公出奔，晉。

如成，王使以周之難來。

如成，華元如晉，遂入。

如成，華元如晉，遂入。

如成，華元如晉，遂入。

如成，華元如晉，遂入。

如成，華元如晉，遂入。

如成，華元如晉，遂入。

如成，華元如晉，遂入。

如成，華元如晉，遂入。

周有光也。其事曰：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欲難，來聘已。

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自其格土而出也
谷周有八无出其曰出上一見也言其上下之道无以存也

左公至自晉人以為貳於楚
故止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卻
擊來聘且淮盟季文子如晉
報聘且淮盟也

左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
左晉卻至與周爭御田王命劉
康公單襄公訟諸晉侯使
卻至勿敬乎

左宋華元聞其人之既許晉
殺成華元如楚遂如晉金華
之成

左見傳王使以周公之難未生
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无
出周公自出故也

左秦晉為成將會于令於晉
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
于王城使史顯盟晉侯于河
東晉卻擊盟秦伯于河西
秦伯歸而皆晉成

左華元克合晉成楚之成晉
士燮會楚公子屈能許偃盟
于宋西門之外齊伯如晉听
成會于瑣澤成故也晉卻
至如楚聘且淮盟楚子享之
楚公子屈能如晉聘且淮盟晉
侯及楚公子屈能盟于赤棘
左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
倫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中因與夷狄不言戰日曰戰
之夷狄不日

左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乞言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
乞言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擊來聘己
丑及卻擊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
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輿爭攻不勝
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
晉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
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
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
自絕于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
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晉主夏盟行使諸侯衛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主
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
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
晉不以王命興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
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
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

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

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

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嶽

則朝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

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

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致仲

尼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

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所以明君臣之

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

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

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左公如京師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則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晉侯使呂相絕秦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公其言自京師何公擊行也公擊行奈何不殺過天子也

谷公如京師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敢叛京師也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後之勞請俟他年葬曹宣公既葬于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俱告罪且請為乃反而致其邑

左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為定公不可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犇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見而復之

左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左鄭子罕伐許敗焉鄭伯復伐許入其郭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左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天子也

左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武子立故如之子衍以為大子定公卒

公仲要奔者何公孫要奔也公孫要奔則曷為謂之仲要奔為兄後也

谷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左會于戚討曹成公也扶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諸侯將見子臧而立之子臧遂逃奔宋

谷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怠詳也斷在晉侯也

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吉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公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

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
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
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
獨書其爵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
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
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
也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
已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

左宋共公卒
左楚子將北師于襄曰新晉
盟而背之元乃不可乎子反曰
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子侵
鄭及是遂逐侵衛及首止鄭
子罕使楚取新石乘武子欲
報楚韓敵子曰无庸使重其
罪民將叛之
左葬共公見傳書曰宋殺其大
夫山言背其族也
谷月卒月葬非葬者也以其
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夫人
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

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
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
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
也遂自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
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
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詞之復必有美惡焉詞繁
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
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
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也山不書氏背
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

左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公曾為殊會吳外吳也曾為外
也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
公會又會外之也

葛藟猶能莖其本根况於人而忍伐其本乎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魴邾人會吳于鍾離

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
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
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
能與之敵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
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
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
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
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萊

中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
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
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莒丘之事天人之際休
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
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
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
于楚林之公子申遷許于萊
谷迂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
其地許復見也
公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
以書記異也雨
谷而雨木冰也志異也
左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
陰之田求成于鄭 叛晉子
沈楚盟于武城
左滕文公卒
左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俱
敗諸洧不徹鄭人覆之敗
諸洧獲將鉏樂俱宋恃勝
也
左衛侯伐晉為鄭晉故也

左晉侯將伐鄭卻僂如衛
遂如齊皆乞師焉棄厲不
來乞師晉師起鄭人聞有晉
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晉楚
遇于鄧陵及戰射共王中目囚
楚公子茂王曰天敗楚也夫乃肯
道晉人楚軍

公悔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讓
也至讓者何傷乎失也亦言示
公日事遇悔曰悔四休偏斷曰
敗此其敗則日也楚之不言師君
重於師也
左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
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存子
元以為過不殺之罪也曰臣之
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
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
之矣盍畜之對曰大夫命側敢
忘其死王使止之弟及而卒

左戰之日齊國佐高无咎至于
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墉墉
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
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子
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命姜怒
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
是皆君也公行于墉墉設守而
後行是以後會于沙隨謀伐鄭
也宣伯使告卻僂半曰魯侯待
于墉墉以待勝者卻僂半取貨
于宣伯而許公子晉侯、不
見公

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也
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
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
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
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卻
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欒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
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
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
臣之義故君弒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
出奔則書遜屈己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
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
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
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耻焉
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
邪榮義不榮勢正己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
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
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
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

左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

行姜又命公如初左見之傳

左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即

世國人曰若之何唯猶未詳而

又討我寡君若有罪則君列

諸會矣

左曹人復請于晉侯謂子

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

歸子臧不致其邑與卿而不

出

公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

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

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其言

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元

維矣

谷不言所歸之善者也出入

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

左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

公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

之何仁之也

谷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

致而不致公在也

谷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

殺無罪也

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歎乎直

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

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

自京師

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

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經有罪也善

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

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

實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王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立冬十月乙亥叔

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孟卻擊

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

鄢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

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

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宮徹備設

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

郤欒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郤欒取貨于宣伯而許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欒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蕙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蕙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荅立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欖曰苟云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明之矣若去蕙與行父是大棄魯國

春秋左傳卷之五

十五

僑如

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若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安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曾公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郤欒盟于扈歸刻公子偃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

郊

左鄭子駟侵晉虛滑衛比皆括故晉侵鄭太子鮑須侯攝為質於楚公子成公子宣成鄭左公會尹武公申襄公及諸侯伐鄭左晉記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士癸卒

左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谷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不曰
至自伐鄭也公不周乎伐鄭也
則何為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
盟也

左齊慶克通于孟孟于鮑牽
見之以告國武子、召慶克
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
曰國子譎我夫人怒國子相及
公以會及還孟孟于許之曰高鮑
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
之則鮑牽而逐高无咎
奔言高猶以盧叛齊人來召
鮑國赤立之
公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
地
谷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
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左諸侯伐鄭圍鄭楚公子申

牧鄭師于汝上諸侯還
谷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
左声伯益人或以已請還自
鄭至于經服言之莫而卒
公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
年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
谷十月元壬申、月十月也
致公而沒錄臣子之義也其宅
未納境也
左晉厲公使多外嬖反自鄆陵
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晉
童以晉克之廢也怨卻以而廢
於厲公則書怨卻至欲廢之
厲公將作難晉童曰必先三
卻公曰然皆尸諸朝晉童以
甲劫乘書中行偃於朝公使
歸於二子乃皆歸公使晉童
為卿公游於臣農氏乘書
中行偃遂執公焉
御錡奪身陽五田五亦壁於
厉公御錡與長魚矯爭田矯
亦壁於厉公

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
宜用也或曰蓋以人享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
畜不相為用况敢用人乎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士申公孫
嬰齊卒于狸脰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
且卒晉殺其大夫卻錡卻躒卻至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
君州蒲

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
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需釋
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
越境而書弑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鄭歸生
以憚老懼讒而書弑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而立
而書弑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弑晉欒書身為
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弑公而以車一
乘葬之於冀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弑其君而
不著藥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
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
嚴而於欒武子闕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



